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使用器具的象征人类学阐释

胡建文¹, 王文斌², 李玉文², 万 义¹, 白晋湘¹

(1. 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2; 2.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运用象征人类学的有关理论和视角, 针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使用器具这一具体的、特定的文化现象展开研究。研究表明: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使用器具具有肢体功能的延伸与象征意义的衍化, 生殖崇拜与生命阈限象征, 图腾崇拜与吉祥人生寓意象征, 祖先崇拜与社群认同功能象征, 神灵崇拜与世俗权力神圣化象征等具体象征形式。象征文化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精神的传承纽带, 是增强民族传统体育的群体凝聚力, 强化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化功能, 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形式的多样化, 表达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趋同性的具体呈现。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使用器具; 象征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G8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3612(2012)05-0017-04

Symbolic Anthropology Interpretation of the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Apparatus in China

HU Jian-wen¹, WANG Wen-bin², LI Yu-wen², WAN Yi¹, BAI Jin-xiang¹

(1.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Hunan China;

2. Shanxi Polytechnic College, Taiyuan 030006, Shanxi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ory and perspective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the paper researched the concrete and specific culture phenomenon of the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apparatu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apparatus had limb function extension and symbolic meaning derivation, reproduction worship and life threshold symbol, totem worship and auspicious life symbol, ancestor worship and community recognition function symbol, divinity worship and secular power sanctification symbol and so on. Symbolic culture is the inheritance tie of the Chinese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spirit, and is the specific show of enhancing the group cohesiveness of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strengthening correctional function of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promoting diversification of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form, expressing value convergence to a better life.

Key words: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apparatus; symbolic anthropology

象征, 是用有形的事物表达某些抽象意念的一种手法, 也是民俗事项中常见的一种表现方式^[1]。象征人类学理论致力于解决特定文化如何影响社会行动者的世界观、精神和感知的问题^[2]。运用象征人类学的有关理论, 研究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使用器具这一具体的、特定的文化现象, 透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与转型的时代特征, 旨在提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功能、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推动民族地区和谐文化建设提供现实的指导意义。器具是人类劳作过程中发明创造的物化现象, 表现了民族社会制度和精神生活, 是人类美好价值理念的物质外壳。

1 肢体功能的延伸与象征意义的衍化

少数民族体育器具凝结着浓郁的乡土感情, 孕育着浪漫的艺术想象。它是为了适应少数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而被创作出来的器具。这种创作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的发生、发展。因此,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器具不是单纯的物质, 它是联系少数民族群众与生活、经济、社会关系的重要物质纽带, 是民众在长期的、多种的社会活动的基础上, 对社会经济与生产关系的物质性反映。

1.1 “打飞棒”器具的象征形式 “打飞棒”是土家族流传民间的传统体育游戏, 历史悠久, 是土家族的祖

投稿日期: 2011-03-01

基金项目: 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志(10-ZD129); 2010年度国家软科学计划项目(2010GXQ5B308); 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0CTY005)。通讯作者: 白晋湘。

作者简介: 胡建文, 讲师,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与方法。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先为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不受野兽、鸟类的损毁而创造的。每年金秋时节,土家族人常身背鸟枪、柴刀、棍棒,昼夜在田边地角护秋。当有鸟兽来吃食即将收割的成熟的谷物时,他们便迅速地打出手中的木棒。有时地面比较宽阔,光凭手劲掷不太远,他们就用以棒击棒的办法将其击出很远。“打飞棒”有自然打棒和飞棒之分。打棒使用的器材,为一根长约 70 cm,粗 3~4 cm 的木棒,在游戏中是用来击飞棒的。^[3]飞棒器材,有数十根,是 20 cm 长的小杂木棒。打棒和飞棒大都用山茶树枝做成,柔软韧度大,抗拉伸性能好,宜打击。“打飞棒”既需要眼法和手法的准度,也需要个人的勇气和胆魄。土家族的祖先凭着一根木棒,能把山里的野鸡打死。为了练就一身打飞棒的功夫,土家族人人都会“打飞棒”。“打飞棒”,这种简单形象的称谓,使我们体会到土家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敢保卫自己的家园。从某种意义上讲,“打飞棒”的器具传承了土家族的思维在社会中原生态意义的展现。“打飞棒”是土家族传统农耕生活及农耕观念的象征。

1.2 “霸王鞭”器具的象征形式 霸王鞭是我国一种传统的民间体育,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内涵。其起源于辽、金时代,又叫《连厢》、《打连厢》、《金钱棒》或《打花棍》。清人李声振《百戏竹枝词》描写了一女伎唱《迭断桥》诗曰:窄样春衫称细腰,蔚蓝首帕髻云飘。霸王鞭舞金钱落,恼乱徐州《迭断桥》。^[4]

白族霸王鞭又称“金钱鞭舞”、“金钱棍”。原是一种战时用的兵器,后经白族人们创作和加工,形成一种粗犷彪悍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霸王鞭是用一根彩棍,长约 80 cm,直径 3 cm 的山竹凿穿相对的四个长孔,每孔中安放一串三枚或两串六枚铜钱制成。棍身涂红、黄等色,两端系有红绸或布条。舞者手持霸王鞭,在跳跃、旋转、跪蹲、站立等舞姿中,上下左右翻飞,并以棍击掌、肘、肩、头、腿、胯、踝等部位,或击地或与他人互击,使铜钱有节奏地哗哗作响。传说古时遭遇干旱,白族群众砍树枝,锯竹节,跳着舞蹈去求神,果然应验下了大雨,于是竹节就变成了每年祭神的“霸王鞭舞”。霸王鞭上的铜钱除作为本身的乐器使用功能外,更重要的则是用以制造神秘、威严的气氛。从霸王鞭哗哗作响的象征意义来看,白族人民对神灵的原始情感和原始神秘心理,影响着体育器具的审美要求,促进体育器具不断创造和发展。霸王鞭道具的装饰色彩与服装色彩,以大红和金黄为主色调,加上明快的音乐伴奏,使霸王鞭呈现出一种欢庆、热烈、祥和的基调,抒发一种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反映出白族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精神风貌。“霸王鞭舞”器具是白族社会生活的反映,它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它融合在民族集团的社会生活之中,是白族人民独特的人体叙事。由此观之,少数民族群众对

器具的使用呈现出从肢体功能到意识形态衍化到象征意义形成的演化过程。

2 生殖崇拜与生命阈限象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国华研究员指出:“出于对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的严重关切,原始人类中出现了生殖崇拜。换句话说,生殖崇拜深刻反映了一种绝对庄严的意志——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5]。少数民族原始部落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那时候,人就是生产力的全部,人口的多少、体质的强弱直接决定氏族或部落的兴衰,所以人们对生育和繁殖后代十分重视,以致在许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中都将生殖崇拜作为重要的展现内容。

2.1 土家族人的“毛古斯” 毛古斯是土家族人最早传授狩猎技艺的民间武术,表现了土家族远古人的生活形态。被认为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在进行毛古斯表演时,其中一部分的表演展现了远古蛮荒时代的土家族村民对生殖的崇拜,老毛古斯穿着用稻草编织的衣裤,手持武器,演出前用 7 根 6 寸长的茅草扎成女阴象征,将象征女阴的草标置于坪地中心,用石头压住,供以猪腿之类的生祭品。所有参与仪式表演的毛古斯都用一根直径 3~3.5 cm,长 30 cm 的粗竹棒,缠以草绳,紧系裆下,其顶端以土红(一种松散质地的红色的石块)之红汁涂染,或用红纸包裹,人们称之为“粗鲁棍”,象征着男性生殖器。在仪式表演完后,小毛古斯们特意要捏揉一些小孩形状的“灵婴”,每个灵婴的胯下现出特大的男女生殖器。这些场景都充分体现出少数民族先民在生产力低下、对生殖知识缺乏情况下对繁衍后代的渴望。

茅草扎成的女阴和草绳缠绕的竹棒棒(男根)集中反应了当地村民对生殖的崇拜,其表演过程完成了从女阴到男根的崇拜,是男人在社会起主导意识的觉醒。事实上,使用竹子做道具是因为竹子本身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其一,竹子极易生长;其二,竹子生命力非常强大;其三,竹子繁衍能力极强。在毛古斯仪式中使用竹子做成各种道具,其意在将竹子强大的生命力赋予参与毛古斯活动的主体,寄望他们的子孙后代像雨后春笋般繁衍、旺盛地生长。

茅古斯此段表演粗犷豪放。它让人们领略到蛮荒时代的原始艺术之美。“毛古斯”代代相传,上古时期遗存的生殖崇拜。

2.2 奕车人的“打磨秋” 奕车人对旺盛的生命力极其崇拜。奕车是哈尼族支系中的一支,主要居住在云南红河州红河县的羊街乡。^[6]“打磨秋”活动是哈尼族“苦扎扎”节日里的重要活动。在哈尼古歌《十二奴局》的“七觉麻普得”记载说:“砍来坚硬的栗木,栽起

